

要飯不要麵的荷蘭朋友

飢腸轆轆的我，一直在苦惱著，待會老公接馬可回來後，到底要請他吃什麼？吃西餐雖然可能比較合他的胃口，但我總覺得他大老遠從荷蘭來，不嚐嚐台灣的小吃，實在太可惜。

所以，我們夫妻就決定請他吃餛飩麵，沒想到馬可竟然用生硬的中文說：「要飯！」，還好這家店也有雞肉飯，否則就待客不周了。

都怪我沒做功課，一直以爲歐洲人不太吃飯，其實，早期荷蘭人雖然以馬鈴薯爲主食，但後來因爲飲食多樣化，米飯的消費逐年成長。金融風暴之後，荷蘭人在家做飯的次數增加，米類的主要銷售點，從飯店和加工廠，轉移至零售市場。相較之下，台灣人吃米飯和會在家做飯的家庭，卻逐漸減少當中。

馬可也很喜歡吃海鮮，但是，當蒸魚和醉蝦上桌時，他說魚的眼睛瞪著他看，好不自在。蝦子的眼睛比較小，還可以忽略。美食當前，讓他無法抵擋，後來甚至抓起蝦頭對著我說話。

不過，他也不是什麼都能接受，老公瞞著他請他吃下豬耳朵之後，他說這是這輩子第一次吃，而另一道九轉迴腸，他可是死都不肯嘗試。我心理想著，莫非你知道從荷蘭進口到台灣的豬腸子和內臟，曾經被驗到戴奧辛過量？

說到豬內臟，一定要介紹馬可這次台灣之行的目的。其實，他是應台灣動物科技研究所之邀，講授荷蘭在動物福利和畜養管理這方面的研究。馬可曾經說，他吃豬肝、雞肝，但就是不吃鵝肝，因爲高貴的鵝肝醬，來自被人類虐待強迫灌食的鵝。他說在台灣參觀了養雞場，發現有的雞對著籠子啄個不停，顯然雞隻已經受到壓迫，必須改善畜養環境。

說到此，讓我想起最近看的一部德國片，台灣翻譯成「沉默的食物」，片中無任何對話、旁白和配樂，忠實呈現歐洲農場的現況，其中有一幕是農夫用一部好大的吸「雞」器，在雞舍裡將一隻隻雞吸入管線後，再送入籠中。我告訴馬可，這樣的收成方式讓我看了很不舒服，他說，這種情形應是少數。我也告訴他，當我看到牛豬屠宰過程之後，就比較少吃肉了。

或許是因爲他的工作關係，馬可認爲只要家畜不只在畜養期，甚至在運送、屠宰過程都被人道對待的話，人吃肉就不應該當罪過，尤其不應太擬人化，用人類的思考模式不見得對動物是最好的。舉個例子，要拿掉小公豬的睪丸時（這樣做的目的是豬長大後，肉才不會有騷味），先局部麻醉似乎比較人道，但是麻藥退了之後的痛，卻比直接用鉗子夾住不麻醉還痛。最後的實驗結果顯示，麻醉加上止痛劑的效果最好。

至於如何知道動物的喜怒哀樂呢？答案就是觀察動物行爲和健康情形。雞群

會因為階級制而互啄（大多數在頭部），有時毛會被啄下來，這是正常情況。但如果是全身雞毛被啄下之後還被吃掉，就不是好現象，原因可能是營養不良、太熱或太亮，通常把燈光調暗一點可以改善雞隻的攻擊行為。

這讓我想起家裡那隻小狗，婆婆覺得牠老是在抓癢，就常常替牠洗得香噴噴的，但是，情況並未改善，掉毛情況嚴重，而且之後耳朵也發臭，本以為是洗澡水跑進耳朵，但獸醫說是酵母菌感染，需要點藥和吃藥。

收養牠一年之內看了 5 次醫生，後來我決定上網查查看，有一說是體質過敏，所以皮膚會搔癢，而且耳朵也比較容易感染。現在，我可以避免牠耳朵再次感染，但過敏體質還有待飲食改善。

寵物需要飼主多多關照，農場動物也需要人類友善對待，馬可的出現，讓我對動物福利的知識增長不少，不過，我本來很想問他，為什麼歐洲人要吃那麼可愛的小白兔？最後我忍住沒問，因為，他可能會反問我，台灣人為什麼要吃人類最忠實的朋友？

文/陳修玲（本會消費品質委員會志工）

原文刊載於主婦聯盟 243 期會訊(2011.2.1 出刊)